钱谷融，批评家的风范

吴 戈

钱谷融先生驾鹤西去，消息传来，人在旅途的我熄了灯，静静地坐在一片夜色般的静哀当中……按照中国计算年龄的算法，他99岁。九九归一，功德圆满，可以撒手人寰了。像是游仙的鹤一样，闲适悠然地飞去，渐渐变作一团白影，然后是一个白点，融入远山的白云，归于杳然，好安静！

有温度的淡泊者

钱先生一生似乎就是追求这样的生存基调，闲云野鹤般地存在，不愿打扰谁，也不想被打扰，看尽风景而见怪不惊，历尽风雨而无阴无晴，很少见到他声色俱厉地控诉什么！也很少见到他语气痛切地阐释过什么，尽管他的文艺观点因为直指人心、挥斥时弊而显得格外凝重！校园里，他总是笑模笑样地面对人群；生活中，总是温文尔雅地回馈社会，对于那些似乎可以荣耀一时的利好，他保持着距离，侧身信步，飘然而过，那些蝇营狗苟的嘈杂，那种人头攒动的焦躁，都似乎与他无关。好淡泊！

有人说他是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在我看来不是，他不是那种青眼白眼、断弦摔琴感觉的名士，而是一个真性情、真淡泊、有精神洁癖的真君子。他不装、不演、不咄咄逼人，而自敛、自守、自谦，常常在微笑的缄默当中坚守自己的内心尺度与价值判断。

这些，是33年前我在教育部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培养高校师资力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进修班”学习时近距离观察钱先生所留下的印象。当时钱谷融、徐中玉、王西彦、许杰四位先生是我们这个班的主持教授，因此来授课的教师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的名宿新秀的一时之选。钱谷融先生也上课，也就是这样的课堂上，让我看到了钱先生的人格温度。不错，他是一位对功名利禄无所求、也对利害得失不关心的真正的淡泊者，但是，他的淡泊不是淡漠，他还有一士谔谔的时候。记得在一次课上，应该是他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归来时，作为代表，他向我们传递了会议的信息和文艺界的动态。文艺界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有热烈的讨论和冷静的看法，钱先生当然也语速较快、语调稍高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强调的是文艺创作要写丰富多彩的人、要写真实深刻的人生，而不是把文学创作当思想教育材料和政治符号。显然，这是新形势下“文学是人学”的再次表述。

放弃了功名利禄的累赘，就有了坚守文化价值与美学内涵的底气，就有了一个批评家的本真、纯真和率真。他忠于内心选择，他恪守美学规律，他拒绝把精神世界交出去，他是一个真正有温度的淡泊者。

有高度的理论家

钱先生的“温度”来自于对“人学”的醉心与对“人性”的体察。他广为人知的文艺理论贡献，是他在庸俗社会学理论完全遮蔽了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情况下勇敢地喊出来的响亮口号——“文学是人学”！《论“文学是人学”》发表时代的具体环境和理论气象已经不被今天文艺青年们了解了，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天经地义的命题。但实际上今天已经成为文艺界随口引用、信手拈来的概念，在钱先生用心梳理和论证的这一文艺理论命题的时代却是一个禁区。

在“人学”命题下，根脉上是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指向上是庸俗社会学干扰文艺创作的文化发展问题，有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钱先生就站在了文艺理论的一个制高点。那就当然是：登高望远，景色尽收眼底；运笔为文，华章享誉文坛。

有深度的体验者

钱谷融先生不轻易动笔写作，也许，自称懒人，是他不肯想到一点就写的一种托辞。读钱先生的论著，总是觉得他对研究对象体察很细、体验很深入的时候才会动笔。可以相信，他研读文艺作品时十分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内心体验。以曹禺先生笔下的人物形象研究为例，无论《雷雨》还是《日出》，钱先生的分析，往往有发人之未见的文字，这绝不仅仅是来自钱先生文笔的优美，更重要的是来自钱先生对戏剧人物形象的内心体验。分析的精准，其实来自体验的深度。对剧作家创作心态的体验，对戏剧人物规定情境、心理动机、行动选择的体验。譬如对周朴园的内心分析、对陈白露的形象定位，都从人物的“这一个”、形象的独特性出发，谈出新意，论出角度，走出一般，这就十分了不起了。“这一个”不是简单说说，而是走出了“阶级论”对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定性分析，既然不以“阶级”划分人物类型和思想情感特征，就可以从“人”“人性”的可能去进入人物的内心，去研究表现的可能，这就有了“人”的研究视觉。

庸俗社会学对文艺创作的超荷要求带来的是文艺自身魅力的丧失，中国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相当长时期就在解决这个痼疾。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在局部的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中并未根除其影响。如此看来，钱先生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指导文艺理论与批评在研究文艺作品时避免浅泛，他强调的命题，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也是大有深意的。

有力度的写作者

钱先生追求真善美的人生、人性、人格，批判那些缺少建设性的文艺作品，而坚持率性地说话，率真地表达，他从来不掉书袋，从来不装腔作势，从来不食古不化，更不食洋不化，而是平实地谈感受，讲道理。钱先生的文艺批评有力度，首先来自钱先生对文本细读的文学感悟力，其次来自钱先生分析人物所显现出的无限人性丰富内容给人的启悟力，再次来自钱先生精美流畅的语言表达力。这些“力”的结构，成为钱先生的理论与批评传达给读者的力度。钱先生的语言表达力是我十分羡慕而且景仰的，他的文字不枯不燥，温润如玉。关键在于，写作对于钱先生来说完全是心、手相应的自然流露。尤其精彩的是，钱先生的写作完全是一副以诗论诗、以文学论文学的派头，许多时候是精妙的比喻、诗意的抒写、文学的描述……不盛气凌人而生动感人，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又余香满口。用诗性融通理论与批评，这要多灵动的智慧！

读着充满了诗意想象与诗性芬芳的文字，我常常会想，如果想要当一个受人喜爱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应该向钱先生学习。因为，他给我们树立的，正是一个真正批评家的风范！

何谓大师？

徐 涟

大师在今天常常成为被滥用的一个词。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不管有没有成就，三年五载，就敢以“大师”自封，甚至招摇过市，敛收钱财。明眼人自然看得明白，某些百姓大众，却一时难辨真假。但时日一久，假的不真，不能服众，真相毕露，名利之塔轰然倒地。

何谓大师？前不久参加浙江省博物馆的一次展览，让人真正领略了一位大师所具有的风采，思考成为大师的特质。

在瓷韵风华——嵇锡贵陶瓷艺术展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嵇锡贵》首发式上，古稀之年的嵇锡贵一身红裙，优雅大方。60年从艺，作品不计其数，屡屡在国内国际大展中获奖，荣誉等身，囊括了高级工艺美术师、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等众多高含金量的头衔，却在致辞中再三表示这个展览是为回报老师，又真诚希望自己的作品还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尺。77岁高龄，弟子无数，荣誉无数，却在自己的个展上念兹在兹，全部表述就是这样两层意思，仿佛她还是15岁那年走进景德镇陶瓷艺术天地的那位少女，朝着自己最美最真的梦想，付出青春，付出岁月，付出生命，无怨无悔。

是的，真正的大师，是芸芸大众中的一员，却在平凡的生活中有着不平凡的执着坚守。在嵇锡贵半个多世纪的从艺生涯中，她没有一天放弃自己的业务钻研，各种技法无不精通，釉上、釉下，仿古、创新，以刻苦磨炼打下扎实基础。从计划经济集体创作的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的冲击，陶瓷工艺起起伏伏，多少人看不到前景，离开了这个行业，其中不乏天分出众者。然而即使物质生活多么困乏，她始终坚守在这一方天地，丝毫不肯懈怠。

真正的大师，永远是传统面前的小学生，也是后辈学生的领路者。嵇锡贵对老师的感念，就是对传统的感恩。年少时师从名艺人，19岁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设计系，向名师与老艺人学习古彩和粉彩，44岁调回杭州，潜心钻研越窑青瓷、南宋官窑青瓷等烧制技艺和装饰技艺，直至今天，她仍然无时无刻不向传统学习。正因为扎入传统之深，她才能突破创新之远。“嵇锡贵善于继承传统，不以因袭模仿为能事，敢于突破成法，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时也批判地吸收外来的表现技法，经过加工融合，使外为中用……能工能写，能简能繁，有韵有神，可用可赏，撷传统艺术之精华，创陶瓷工艺之新貌……”已故著名美术教育家、中国书画家、陶瓷艺术家邓白先生这样评价她。尊重传统，又突破传统，是成就大师的必备条件。

真正的大师，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花鸟草虫，无不入眼；风花雪月，无不入心。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她学着用南瓜调面粉为孩子们做出好吃的点心；在功成名就衣食无忧的今天，她还在亲自动手，一笔一画，描画着《梨花小鸟》《花香鸟语》《牡丹》《荷塘韵》。她把自己每一天对生活的感受都记录下来，把细微的感受浓缩、提炼、升华为美的瓷艺，发挥到极致。她习惯把每个技法的步骤记录下来，既是梳理与思考，也是修炼与提升。在她身上，看不到老态，她的衣着、神态、步履、动作，透着年轻与活力！和她在一起，常让人感慨，到她那个年龄，能不能像她那样，不是一个退休一二十年的老人，而是心态健康、活得洒脱的自由生命！

异于常人的特质，是成为大师的基础；然而，在成就一位大师的路途中，远不止个人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有一批同行者与追随者。嵇锡贵的人品艺德，使她在浙江工艺美术界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道，与她一起切磋交流，相互学习、相互鼓励。他们本就是技艺精湛的大师，对嵇锡贵以“大姐”“老师”相称，不吝赞美之辞，团结在她周围。她还有一群慕名而来拜师求艺的学生，学习她的技艺、人品、艺术风格，几十年来她严格要求，学生中不乏优秀者，把嵇锡贵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和她创新发展的技艺传承下来，使得嵇锡贵自身也成为传统的重要一环，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由此，大师之谓，不仅仅是一个人，也是一条路，一个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传统。

成就大师，还需要支持者与扶持者，其中包括政府的扶持。嵇锡贵在景德镇的学习工作，奠定了成功的基础，1984年作为人才引进到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更为她打开了新的天地。2002年她成立了杭州贵山窑陶瓷艺术研究室，其后逐步发展为杭州西溪贵山窑陶瓷艺术馆和陶瓷艺术传习所。在浙江省走在全国前列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嵇锡贵和其他大师一起，得到了应有的政策扶持。2013年，杭州市文创办在全国统一招生，为多位大师每人招收了5名学生，成为入室弟子。在这个人文积淀深厚、创新活力充沛的文化素养高地，涌现出一大批国家级非遗传人和工艺美术大师，正是得益于方方面面的支持者。

要成就大师，还离不开研究者、理论家，离不开博物馆、出版社包括新闻媒体。他们从各个行业中发现技艺精湛、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佼佼者，以研究与出版的方式选择、甄别、分析、梳理、比较、考察、认定，以博物馆展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认真严肃的推介、以媒体多层次的传播，使真正优秀的大师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也使得大师自身能在公众的欣赏中得到更好的灵感激发与创作动力。嵇锡贵艺术展览的举办与画册的出版，正是这些有机链条中的一环。

而大师最终的认定，在于最广大的观众。观众是否认可他们的作品，被他们的作品所打动，所感染，产生共鸣，而且被一代代观众所认可，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周礼·考工记》中把百工之事看作圣人之作。圣人之谓，甚至还在大师之上。只有那些真正代表时代的技艺、观念、趣味、情感的作品，才能真正留得下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大师。

任一领域的大师都是如此。他们为时代造就，也代表着时代的高峰。他们与时代互为印证。

艺海观潮
文化部艺术司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树业、建功因何在？

——李树建表演声腔艺术与文化传播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刘 茜

9月21日至28日，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主办，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承办了“河南戏曲进校园——豫剧名家李树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出活动”。活动包括李树建艺术展、其代表剧目《程婴救孤》《清风亭上》《苏武牧羊》展演、艺术讲坛、艺术课堂、学生分享会，并且北大豫声剧社得以成立。重在跨界交流、重在体验分享，这一场艺术盛会不仅在首都高校中刮起豫剧风，更是得到社会各界关注，尤其文艺、戏剧界专家的好评。

其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李树建表演声腔艺术与文化传播研讨会，来自全国政协、中国剧协、河南省委宣传部与文化厅的有关领导，戏剧影视界的部分专家、艺术家与会，对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在豫剧表演艺术与文化传播上所做的突出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

“豫剧李派应当是成熟了”！

与会专家认为，李树建的表演声腔艺术在传统中创新，还对话剧、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团长王宏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李树建的表演：突破、发展、融合。表演个性鲜明、师于古又不拘于古，唱腔既有豫西调的苍凉，又有豫东调的明朗，既有京剧的细腻又有秦腔的苍劲。在崇尚程式化、假定性表演的戏剧舞台上，他的表演透着可信、可亲、可感、可触的魅力，在台上全身心投入，产生的代入感可以直指人心，满足了观众的情绪宣泄与释放，达到了至高的审美境界。这种美是舞台艺术之美，是戏曲之美的集大成者。“一个院团，一个剧种，一定要有领军人物，要有艺术功底，创新精神，有胆识，有魄力，有戏骨，有艺魂的领导人，李树建老师做到了这一点。”

九十高龄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全程观看了李树建的三场演出，每一场都感动到落泪。他夸赞李树建唱腔、身段、做派，功力深厚，保持了民间的、生活的、接地气的特点，而且和戏曲程式化的表演结合非常好。具体到三部代表作品，《程婴救孤》(忠)，《清风亭》(孝)，《苏武牧羊》(节)，把中华民族价值观表达非常充分。作品能够打动人、让人思考，是难能可贵的。

“戏曲演员向话剧学习、吸收，李树建是一个典范。”北京人艺院长任鸣表示，自己在观看《程婴救孤》时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王绍军认为，李树建表演艺术的感染力，不局限于戏曲老生固有的程式化表演方式，而是积极吸取话剧和影视表演的内在体验方法。

表演艺术家李法曾说自己过去接触到一些戏曲老师、前辈总是发言就说：“千万不要搞成话剧加唱。”但是李树建能够在保持戏曲传统的前提之下，向其他门类的艺术学习，向话剧、影视学习，比如艺术体验——这个戏演了那么多场，为什么还那么鲜活？尤其是老戏，张嘴总是那个词，怎么演生动？张嘴就说，那不行，必须重新体验，李树建做到了，所以每一场演出都是鲜活的。

除了善于向姊妹艺术学习，李树建更能在戏曲本体上博采百家、融会贯通、善于创造，广大戏迷喜欢他总能“老戏新演”，既有麒派韵，又有马派风。

“豫剧李派应当是成熟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研究员李小菊在会上给出这个论断，她说有三方面原因支撑：一、唱腔发挥了豫西调的苍凉悲壮的风格，又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和人物性格特征。二、“忠、孝、节”三部戏，有技而无形，个人风格特别突出。三、还有大量的拥趸，观众、弟子非常多。

“李树建的唱派应该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河南省豫剧音乐协会会长朱超伦也说李树建在艺术创造上多有突破：突破传统自成一格，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使声音色彩多变；突破调式把豫剧老生的唱腔降到B调，使其面目一新；突破门户，兼容并蓄到自己的唱腔中。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认为，李树建会在中国戏曲史上有自己特殊历史位置，因为他有多方面的贡献：是人民艺术家、有典型性的地方戏曲流派的创建者、剧种乃至戏曲的领军人物、地方戏的重要贡献者、中国戏曲国际传播的代表、戏曲院团的卓越管理者、中国戏曲的教育家。

“豫剧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如上所见，这届盛举是跨界演出，这是豫剧首次这样尝试。除了影视界蓝天野老师连看三场演出，影视明星林永健、赵保乐、郭达、杜旭东，音乐界徐沛东、阎维文，航天英雄刘洋、陈东，还有部队官兵等，看完演出后都发表感言或发微信祝贺。

“李树建带领他的团队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豫剧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河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赵钢说，上世纪50年代，在以常香玉为代表的艺术家的带领下，豫剧有了全国影响。如今，在李树建的带领下豫剧走进中国最高学府，标志着豫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霞介绍，河南豫剧院2013年成立以来，担当起了豫剧发展的龙头作用，特别是李树建作为豫剧新时代的领军人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先后召开了全国豫剧院团长的工作会议，连续两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豫剧的推广和传播得到了提升。同时，李树建带领着豫剧院先后到访27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把豫剧提到了一个崭新水平，开启了一个新篇章。”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康式昭评价，李树建将他的“忠孝节”三部曲带出国门，不仅仅是从表演艺术角度扩大了中国戏曲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将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被不同信仰、不同地区的民众认可，意义非常重大。

解放军报的文艺评论家陈先义认为，常香玉大师把豫剧推向了全国，现在李树建院长瞄准“下好全国豫剧一盘棋”，且让豫剧走向世界，他实现了这一梦想。

这一次活动给予北大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的启示就是，传统文化能够在今天找到观众，更可以被青年人接受，关键看是什么内容，又以何种形式展现，“旧瓶也可以装新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唐金楠说，在过去12年，北大在戏曲尤其是在昆曲的具体推动方面，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未来期望与李树建一起联动。

戏曲振兴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优秀的艺术家不仅仅是在艺术上取得成就，做人应该是响当当的。”与会者认为李树建不辞辛苦地推动豫剧、推动戏曲发展的原动力是他对于豫剧的爱，对整个戏曲发展的强烈责任感。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副主任、河南省政协原主席、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王全书称赞李树建：精心打造传统美德三部曲；带动流派的名家名角；倾心培育人才提携新秀；走出去，请进来，彰显领军人物的责任与担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导向。

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徐涟表示，李树建的艺术魅力以及他心胸、眼界、气量、视野所产生的凝聚力，他的奉献精神所具有的感召力，使得他把河南豫剧演员团结在一起，也把全国豫剧界团结在一起，并因此成为中国豫剧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他身后，还有一个长年默默奉献的团队。这源于传统戏曲的力量，也是李树建一系列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戏曲振兴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正能量。

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钦佩李树建带领河南豫剧院闯出了一番天地。中国艺术报社总编辑康伟认为，李树建和他的团队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又尊重艺术规律。

“看李树建的戏，我眼不停地看，耳朵不停地听，心不停地想。”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明义说，李树建既是优秀演员让人看戏入迷，也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有为戏剧事业发展繁荣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王明义还对自己家人说，李树建是艺术工作者，他的精神值得学习，我们学不会唱戏，但要学习他的艺德、艺风。

还有不少虽未参会但发信祝贺的戏迷。如原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刘来运少将就自称是粉丝，他认为李树建对中国豫剧的贡献有三：“第一，把河南豫剧变成了中国豫剧，变成了最有生命力的戏剧。第二，着力培养豫剧人才。第三，连续两年举办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大进京、大推广、大发展，这些贡献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当中有李树建的巨大努力。”